

《妙法蓮華經·方便品》之五

舍利弗一請

遠參老法師主講

〈方便品〉分兩段文字來講，前一段文是為開權顯實作根本，又即是引起大眾對於佛所歎之用意生起疑惑。佛有何用意？他們自己當然不知；既然不知，就要去問。

假若沒有人問，又如何？沒有人問就算了嗎？不會的，一定有人問。這裡面是一套的，佛怎樣講，聽者怎樣問；或者佛未講，弟子們就問，一問一答，這是佛教裡的一種敘述特色，這就有問有答。

佛歎二智就引起大眾思疑，於是來問，看序文就可知道。序文是這樣講：

「爾時大眾中，有諸聲聞漏盡阿羅漢，阿若憍陳如等千

二百人，及發聲聞、辟支佛心四眾，各作是念：今者世

尊，何故殷勤稱歎佛智，而作是言：『佛所得法，甚深難

解，有所言說，意趣難知，一切聲聞、辟支佛所不能及。』」

這是敘述法會的人物和大眾的思疑。大眾的思疑皆因這些敘述，我們才知道，他們自己都沒有講出來，只是心裡是這樣思疑。

「爾時」者，就是佛歎完之後，就不再歎，講完「眾生處處著，引之令得出」，就不再講。大眾對這件事，當然不肯就此算了，心裡很不安樂。大眾中並不是只有一個人，有大阿羅漢、辟支佛，還有那些求聲聞道、求辟支佛道的四眾。

為何天人、阿修羅、鬼神，就沒有提及？因為他們這些凡夫在這裡聽，都似乎沒有什麼很大問題，沒有很大關係；他們認為：「這差不多是與我無關。佛平常說法，我們在那裡坐著，就只是聽。」這即是好比現在聽經的人一樣，覺得「我不是來學經，我也不是來聽經，我只不過是喜歡在這裡坐坐」。從前的天人、阿修羅，就是這樣的立意，所以這裡沒有敘述他們。

這裡只講那些聲聞、辟支佛，以及求聲聞道、辟支佛道的小乘人，也沒有提及菩薩，這裡應該把權教菩薩牽涉在內來講一講，但卻沒有講。這只是從略，菩薩應該包括在內。菩薩對於佛這樣讚歎，也是莫明其妙。

講到佛智，一切三乘人，包括那些大菩薩，全都不知。我們的菩薩，平常

求佛道，平常講佛道，又教人，此事又怎樣講？當然有一部分的人，也沒有講，沒有講那些凡夫、天人、阿修羅，沒有大乘菩薩眾，只講小乘聲聞、辟支佛這些小乘人，因中人、果上人都提出來講。

因為這樣的文法，這樣的說法，我們中國人很容易誤會，這種誤會就很俗氣，似乎很有把握、很有證據。為什麼呢？怎樣講下去呢？他們說：「這部《法華經》，是志在引小乘人入大乘。因為小乘人從前沒有發大乘心，這次就要他們發大乘心。」如果有這種見解，就會害死人。他們把一乘埋沒，只有提倡大乘，有這些毒存在。

以整部《法華經》來講，偏重於為小乘人而說，雖有對大乘人講，只是少地提及一下，這些都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為聲聞眾那一類。

為何對聲聞人所講的才重要？因為聲聞人沒有智慧，要他們開權並不容易，他們執著大，佛常常都是對他們講。所以下文講：「菩薩聞是法，疑網皆已除。」這就容易些。「千二百羅漢，悉亦當作佛。」

佛都沒有講菩薩的事情嗎？有講，只是講了很少。那些講經的人，很少人能明白這些道理。

「有諸聲聞眾，漏盡阿羅漢」，這些「聲聞眾」，就是初果、二果、三果，都算聲聞。現在講的「漏盡」，是指「阿羅漢」，初、二、三果漏未盡，即是煩惱未斷清，如果斷清就是阿羅漢。

煩惱是否斷清與未斷清，又有誰知道？他自己應該知道，如果他自己都不知道，又會有可能誤解，這就變成增上慢，就很麻煩。

這裡提出一、兩個人的名字：「阿若憍陳如等千二百人。」「阿若憍陳如」即是五比丘裡面的第一個，「阿若」即是譯作無生，又譯作無知（編者按：非無所知也，乃至知無耳）。無生是因為他聽四諦十二行法輪，最先了解；講「無知」者，即是斷煩惱，就叫做無知。這些都是智慧。「憍陳如」是姓，他姓「憍陳如」，他的名字叫「阿若」。

「憍陳如等」這個「等」字，應該通其他一千二百人，這一千二百人都是阿羅漢。前面〈序品〉講一萬二千人，這裡講的一千二百人，平時都常隨佛左右，不離開佛。現在又提及他們一千二百人，還有發心的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，有些發聲聞心，也有發辟支佛心。

發心就是立志。那些發求聲聞、辟支佛心的人，只限定是四眾嗎？除了四眾之外，簡直沒有嗎？都很少提及，那些天人又怎樣？有發心嗎？沒有。那些鬼神、阿修羅有發心嗎？也沒有。

（有人說：）這道理好像講不過去，他們是眾生中的靈物，他們比優婆塞、優婆夷的福報更好，為何總是不提及他們？不可提及。因為他們是異類，異類不容易斷除煩惱。

這裡的敘述進入序分。「各作是念」，這裡不知有多少人在法會中，單是阿羅漢就一千二百；那些發心的，即不是阿羅漢，數量一定比一千二百阿羅漢多，那些屬於凡夫；還有初、二、三果的人，也可以把他們當作是凡夫，也可

以把他們當作是聖賢，也應該提及；而經文裡面用「四眾」就全部包括。

這些人「各作是念」，就是心裡思疑。這不是別人敘述，誰有這樣的本事去敘述他們的思疑？一定是有人知道他們的心念，他們各人的心念都是這樣想：「今者世尊何故這樣殷勤稱歎佛智甚深微妙？」

這「佛智」即是佛的實智。講「何故」者，即是所為何事？佛一定是為一件最重要的事情，我們不容易知道。雖然阿羅漢不容易知道佛意，但佛是有用意，我們現在又似乎知道。為何能知？讀下文就能知道，佛為開權顯實而作如是歎，歎實智，是顯實為根本；歎權智，作開權的根本，佛意就是這樣。

大眾知不知這件事？當然不知道，怎會知道這件事？他們不知道就要追究：「世尊！您為了何事？」他們要追究而作是念，這是各人的心念，是編集經典的人，敘述他們的心念。他們有沒有講出來？沒有。如果要講出來，是後來「舍利弗知四眾心疑，自亦未了，而白佛言：世尊何因何緣，殷勤稱歎諸佛成就第一甚深微妙難解之法」。

大眾有凡有聖，「各作是念」，即是敘述心念。「而作是言」，這是佛言，你不要誤解是大眾「而作是言」，大眾還未說話，只是心想著佛為何講「佛所得法，甚深難解」？

「佛所得法，甚深難解」，這是實佛的歎詞，即是歎實智。這個「佛」，即是諸佛。「隨宜說法，意趣難解」，這是歎權智。

「佛所得法」這是實智，佛所成道就「得法」。前面偈頌說「道場得成果，我已悉知見」，這是講釋迦佛，諸佛也是一樣。

「甚深難解」，佛的無量智慧是甚深，是最難解難知。這一層實有其意，佛「有所言說，意趣難知」。「有所言說」，就是佛「隨宜所說」，「隨宜所說」是方便，佛有其意。其意是怎樣？前面說「意趣難解」，這裡說「意趣難知」，「知」和「解」是一樣的。歎諸佛的權智就是這樣講：「一切聲聞、辟支佛所不能及。」即是一切聲聞、辟支佛所不能知，「不能及」即是「不能知」。

這些全部都是敘述各人的心念，各人都在猜度佛的歎詞。然後就講到各人自己，自己就很糊塗。

「佛說一解脫義，我等亦得此法，

到於涅槃，而今不知是義所趣。」

「佛說一解脫義」即是涅槃義。「我等亦得此法」，是指一千二百人，不是指發聲聞、辟支佛心的人。那些發聲聞、辟支佛心，是求道之人，還未得道。這一千二百人已得道，故他們說「我等亦得此法」，得涅槃。這是往昔佛講的解脫法，講一種解脫義，我等已經得到，算是了結此事，我們「到於涅槃」，即是得到涅槃。唯有現在來講，就糊塗了，現在佛在歎，我們不知佛的用意，「而今不知是義所趣」，不知佛所歎的意義何在？叫我們猜測，我們也無法猜到。這豈有不是引起大眾生疑？

為何佛要引起他們生疑？因為他們太過篤定，他們平時就這樣講：「我是阿羅漢，我無事可做，我所作已辦，我也不再受後有。你們就不是這樣，你們是六道眾生。我看見你們苦苦惱惱，我不會苦惱，所以很安逸，即是無事可做，自然搖搖擺擺，白天歡喜時，就去托鉢乞食；若不歡喜，連托鉢都不去。我去化食，就令你們作一些人天福；如果不去托鉢就拉倒，我又不限定要吃，我們是什麼人呀？你以為我一定要食你們人間的食物嗎？所以，那時候我們就做一種無事之人，你們是有事之人。」

現在佛講起此事，他們覺得與他們有關。關他們什麼事呢？他們何必作如是言？他們說：「不是呀！我們聽佛的口氣，佛說什麼都是方便：『吾從成佛以來，種種因緣，種種譬喻，廣宣言教，無數方便引導眾生，令離諸著。』佛引眾生離諸著，令得涅槃，是很應該；但佛又說這是方便。佛又說：『眾生處處著，引之令得出，佛以方便力，設以三乘教。』三乘教都是方便，這就有些混亂，我都不知道佛意是怎樣的？歎佛實智我又不懂，歎權智又說是方便。」

他們聽見「方便」兩個字，就有些不高興。幸好是佛講，若是其他的人講就不得了，他們可能跟講者打架。如果是其他的人講：「喂！你那個法門，你不要以為很穩妥。」

他們會說：「有什麼不穩妥？比須彌山更穩固，為何不穩？」

若對他們說：「你不要太糊塗，這只是佛方便對你們講。」

他們就會反駁：「什麼方便對我們講？佛是真實對我們講。」

若再對他們說：「唉！你們這些傻瓜，不要以為佛有真實對你們講，你們不要太天真。」

他們聽了就會很生氣：「你真是來吵架。你這樣的人，都未曾證得果位，我已經證得果位。你真是蠢才，我是阿羅漢，你是什麼人？你只是凡夫，你怎知我的事？」

這是想吵架，但沒有這樣的人跟他們吵架，那些菩薩也都不喜歡多管閑事。他們聽到「方便」兩個字，就有些頭痛。不過我們現在的人，不知「方便」兩個字的用法。我們現在的人，有一句話可以打動他們：「你們不要這樣穩當，佛對你們講的話，全部是假話。」這句話就可以打動他們。

他們馬上就會說：「怎能這樣講？怎能講佛所說全是假話？你連佛都敢罵。」

其實這句話不是罵佛，也不是罵他們。佛講的他們又不知道，佛講那些是虛的，他們又當作是實的，他們當然是不信。

現在此事未曾解決，所以文殊菩薩在〈序品〉的最後說：「諸求三乘人，若有疑悔者，佛當為除斷，令盡無有餘。」佛慢慢為他們講此事，他們慢慢來聽，他們受到佛的搖動，即是撩弄他們，他們之前太過安定。

上面這段講大眾的心念，下面講舍利弗知道大眾心裡有疑惑，舍利弗自己也不知道佛所歎之意。

「爾時舍利弗知四眾心疑，自亦未了。」

這些阿羅漢也是四眾之一，他們心有疑惑，「心」者即是心念，「疑」者即是不決，沒有什麼一定的標準讓大眾知道是何緣故。舍利弗知道他們心疑，而他自己也是一樣，「自亦未了」，他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，糊糊塗塗。佛從三昧安詳而起，就對舍利弗講：「舍利弗！諸佛智慧，甚深無量。」舍利弗心想：「佛叫我一聲，嚇得我魂飛魄散。佛為何點我的名來講？我們這樣的小乘人，不應該對我們講。佛既然叫我一聲，我當然很留意。我雖然很留意，但我不知佛究竟講什麼，又不知佛意何所在。大眾有疑，但他們不問，就讓我來問吧，我也不怕費些唇舌。」

「而白佛言：世尊何因何緣，殷勤稱歎

諸佛成就第一甚深微妙難解之法？」

舍利弗說「世尊何因何緣」即是「何故」。他沒有辦法，就要請問佛。講到「殷勤」，我們現在就無法知道佛「殷勤稱歎」的情形如何，當時看見的人就知道，與平常講話有些不同，好像很緊張。當然啦，現在提出這樣特別的話來宣唱，「殷勤稱歎諸佛成就第一希有難解之法、甚深微妙一切未曾有法」，講了這麼多，又講出四重無量，這件事有些古怪。

這是歎實智多於歎權智，歎權智那件事就省略了。因此，大眾覺悟的時候就覺得佛「有所言說，意趣難知」，他們難知這個權智。這裡也應該有這一句：「佛言隨意所說，意趣難解。」舍利弗覺得：此事真令我摸不著頭腦，我現在好像作夢那樣，都不知佛講什麼。然後舍利弗就說以前未曾聽過的：

「我自昔來，未曾從佛聞如是說。今者四

眾，咸皆有疑。唯願世尊敷演斯事。」

佛這樣歎權又歎實，我們沒有聽過，這次很特別。四眾都想明白此事，都想明白佛意。佛有什麼話要講，請對我們講。

「世尊何故殷勤稱歎，甚深微妙難解之法。」

佛「隨宜所說，意趣難解」，就是因為此事，舍利弗要請佛解說。現在聽到舍利弗這樣講，我們現在的人應該覺悟。覺悟什麼呢？覺悟《法華經》以前沒有講過，舍利弗說「我自昔來，未曾從佛聞如是說」，即是以前沒有講過，這就不是在四十九年間開示佛知見。

天臺宗講五時教，五時教有值五時，有通五時。值五時是各別（又稱別五時，指佛陀說法有五個前後時序：華嚴、阿含、方等、般若、法華涅槃）。通者，各通，這裡有，那裡也有；那裡有，這裡也有；五時教可以互通。怎樣通過呢？（佛陀說法的時間又並非絕對固定，會根據眾生根機而隨宜說法），在華嚴時已有阿含，也有方等，也有般若，也有法華；法華裡面有華嚴、有阿含、

有方等。這些全部混合起來，這就叫做通。

我們現在看看舍利弗這句話，有沒有講《法華經》可以通到各方面去？此事是不可以通。這次佛所歎的話，沒有人聽過。既然沒有人聽過，現在是否把此事對我們講？歎實智就把實智對我們講，歎權智就把權智對我們講，是不是這樣呢？

佛歎權智是志在對你說明這個是權，講得很詳細。佛歎實智，本來就是想對你講，但不是時候。文殊菩薩說：「今佛世尊，欲說大法，雨大法雨，吹大法螺，擊大法鼓，演大法義。」這即是釋迦佛快要說大法，好比日月燈明佛那樣，講《一乘妙法蓮華經》。

釋迦佛有沒有講《一乘妙法蓮華經》？還未講，但一定會講，佛很想講，佛「欲令眾生開佛知見」，哪有不想講？不過不是時候，要等什麼時候？等到弟子們信「開權」，等到他們把權教一切的一切掉棄得乾乾淨淨，他們信一乘，信得很堅固，佛為他們各人授記之後，安安定定，即是為他們先註冊，先入了圍，那時候，佛就開堂上課，就為他們開學講一乘。

佛「欲說大法」，歎實智志在講實智，歎權智志在講權教，志在把以前所講的權教分析給弟子聽，這就可以開除。要開除也不容易，如果說容易開除，除非他們的根熟，佛講三兩句就可以開除了。

那些一千二百人與大眾，對他們講三兩句就可以嗎？不可以。佛現在對他們講了這麼多都不可以，怎會說三兩句就可以？這是非常麻煩的事。

按照這樣講，我們現在的人豈不是比舍利弗等各人聰明？非也！我們哪有什麼聰明？現在的人是讀書得知，舍利弗等當時沒有書可讀，他們是佛講一句就聽一句，未講那句就無法得知。後來記錄在文字上，我們就靠讀書而知道佛歎權實二智的意趣，不須問「何故」，舍利弗等當時就要問「何故」。

後來我們讀文字，究竟知不知？其實不知此事。為何後來讀經又不知？因為那些不是讀經之人，當然不知。

哪一個是讀經的人？這個讀經的人就是了，那個不是讀經的人就無須拖他走在一堆，但令他知道一些，結一結緣都算是好的。

當時是因為他們各人不知，佛為他們講詳細些，後來有誰講呢？後來就沒有人講，這就不好了。後來沒有人講，有人讀嗎？讀誦就有很多人，但若是讀而不懂就等於沒有讀，就是這樣微妙，就如一件好東西，你仍然把它弄壞。所以《法華經》稱為妙法，妙法太妙，四眾得不到其妙處。

舍利弗說：「我自昔來，未曾從佛聞如是說。」這句話很重要，《法華經》即是巧，就沒有錯。從前講的是權教，他們不知道是權教，只知道是理，又證了果。他們知道理而證果有什麼用？這也有用，不能說沒有用；但有用是暫時哄他們的，他們就認為有用。現在講明白給他們聽，權教是沒有用，佛志在說明這是權。這種意思，在《法華經》裡面，佔最重要的言論，大眾別把它看成平平常常，隨隨便便。

我們要知道，舍利弗及一千二百人，其他聲聞也會有，他們是什麼人？他

們是假阿羅漢，不是阿羅漢。他們不會不知，他們人人都知。為何他們人人都知道？他們是一乘菩薩，怎會不知？舍利弗說他不知，他只是裝作不知。如果他說知道，大家都知道，他就不問，也不思疑，這就不須講了。但佛都要講，講給誰聽？講給凡夫聽。

佛陀教自己的聖人都不聽，佛就講給凡夫聽。現在這些開權者，佛對這些聖人講話，那些凡夫只是附帶來聽，有人就以為是對凡夫講，其實佛是對那些聖人講，開除那些聖人的地位。所以佛在下文就講：「若我弟子，自謂阿羅漢、辟支佛者，不聞不知諸佛如來，但教化菩薩事，此非佛弟子，非阿羅漢，非辟支佛。」佛就革除他們。如果是聲聞人，「是諸比丘、比丘尼，自謂已得阿羅漢，是最後身，究竟涅槃，便不復志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當知此輩，皆是增上慢人」。這就革除他們。

佛就是為這些人講，凡夫只是跟著來聽，因為凡夫未有權教的地位，好比我們現在的人，更加沒有權教的地位，連權教的思想都未有，哪有地位？就要那些大菩薩示現做大阿羅漢、辟支佛。舍利弗是一乘菩薩，他是要這樣講。後來最早信解的就是舍利弗，舍利弗就有信解了，在〈譬喻品〉裡有說：舍利弗就知道，覺悟自己「自昔以來，真是佛子，從佛口生，從法化生，得佛法分。」從此以後安住一乘。他都是假的，是一乘菩薩示現的，做一個影響眾，引導大眾。

舍利弗請問佛之後，還講了偈頌，表示殷勤：

「慧日大聖尊，久乃說是法，自說得如是，

力無畏三昧，禪定解脫等，不可思議法。」

「慧日」是讚佛。「大聖尊」的「聖」，阿羅漢與菩薩都叫做「聖」，佛為聖中之尊。這個「大」字，就是聖中之「大」，聖中之尊，故名「大聖尊」。

這個「聖」字，可不可以當作佛那一方面來講？可以。（有人說：）若是可以，這個「尊」字就沒有下落。

其實，這個「尊」字是對待的名稱。對待什麼呢？對待那個「聖」，最大最尊的「慧日」。「慧日」兩個字即是說佛的智慧如日。這究竟是權佛的智慧如日，還是實佛的智慧如日？此事的意思怎麼講呢？這就無法講。

為何無法講？若說是權教，即是往昔舍利弗等所聽的。佛為大聖之尊，這是權教佛、權教聖、權教慧。如果說是實慧，他們又不知什麼叫做實，又不知什麼是實聖、實尊。他們很糊塗，哪裡知道這麼多？

佛現在這樣歎，他們應該聽到，但聽到也不能用。舍利弗現在讚佛是「慧日大聖尊」，他是不是現在聽到佛歎而說「慧日大聖尊」這句話？按照現在來講，舍利弗等其實是沒有得，他們得到什麼？佛是這樣歎，他們都糊糊塗塗，能得什麼？別以為他們真是接受了佛所講。

按照這樣講，他們不是權，又不是實；也可以儘管籠統地說，他們應該是

權。如果要追究舍利弗說「慧日大聖尊」這句話是權還是實？他自己也沒有學過，就無法回答。

「久乃說是法」，大眾很久才聽到佛這樣講，即是佛「無問而自說」。前文所歎的就是「說是法」，「法」即是教。

「自說得如是，力無畏三昧」，沒有人請問，佛自己講，得這樣的力、這樣的無畏、這樣的三昧、這樣的禪定、這樣的解脫等一切「不可思議法」。「不可思議」即是很深，廣大深遠微妙。一切未曾有法總是不可思議，力不可思議，無畏不可思議，三昧不可思議，禪定、解脫等一切未曾有法，皆不可思議。這是佛歎，「自說」即是歎。佛又說：

「道場所得法，無能發問者，我意難可測，

亦無能問者，無問而自說，稱歎所行道。」

佛坐道場，這次成佛了。「道場所得法」，「得法」即是指舍利弗聽到了。前面佛說「道場得成果，我已悉知見」。舍利弗聽到了這句話，但佛在「道場所得法」沒有人問，那些大菩薩也不問，我們聲聞人也不問，凡夫、天人全部都沒有問。應該有人出來問：「世尊！您坐道場時，您就成佛了，得法了。這個法是怎樣的？講些給我們聽吧。」

但沒有人問，佛就應該沒有人問也要講。佛就有講，只是講得隨便些：「你們幾十年來，聽了這麼多，都是講佛得道，怎樣叫做佛德。你們沒有聽到嗎？」

弟子們就回答：「有，我們有聽法，聽了不少。不過，現在講佛所得道，又有不同講法。」

佛說的「甚深微妙」，「諸佛之所得」，此事他們不問。他們不追問此事，還有誰去追問此事？佛只好講給他們聽。

舍利弗說：「我也是糊塗，我舍利弗雖然是有智慧，我也難可測，我也都未能想及這一層。佛所得道是怎樣，我這麼聰明，我也不懂去推測，我也懶得理。為什麼呢？不是我的事，我是阿羅漢就了事，你又來問我，我理會佛的這麼多事情幹什麼？佛這麼多的事情與我無關。」

「我意難可測」，這裡講往昔。自從佛成道以後，就沒有人追問，我也沒有追問，「亦無能問者」，「無能問」那個是我。「我意難可測」的「我意」即是我念，我的意不去思想，口也不多問一下。我應該多問一下：「世尊！您成佛都恐怕不是這樣的吧？應該都要講一下。」

現在又不是這樣，佛「無問而自說」，沒有人問，我舍利弗也不問，佛自己發表。此事都很難得，佛自己發表。

舍利弗第一次請佛說，有長文，有偈頌。偈頌裡面講，這次佛讚歎諸佛之智，又讚歎自己之智，此事我舍利弗從來未聽過，此事十分秘密，沒有泄露過，又沒有哪一個人去問過，我也無法問。沒有人問，佛自己讚歎，你說此事

是否嚴重？

佛現在稱歎自己所行道，當然不同往昔所講。往昔所講，說菩薩行道三個阿僧祇劫、五個阿僧祇劫，就可以成佛。現在不是這樣講，現在說無量億劫行道，就是「稱歎所行道」，行道圓滿就得佛智，叫做「智慧甚希有」，得妙果。

「智慧甚微妙，諸佛之所得。無漏諸羅漢，

及求涅槃者，今皆墮疑網，佛何故說是？」

釋迦佛讚歎自己所得與諸佛所得，是一樣的。舍利弗說：我們很可憐，不但是聽不懂，也不知佛為何這樣讚歎？按照我的推測，佛一定是有所為，如果沒有所為，我們對於佛所說，不會這樣懷疑有何用處。絕不會這樣，這樣就變成戲論。佛必有所為，但我們又猜不到，一切阿羅漢都無法猜測。「無漏諸羅漢，及求涅槃者，今皆墮疑網」，怎樣猜呢？

「佛何故說是」，佛一定有所為。「所為」者，就是意之所在。這些就是第二種的作用，不是說就這樣歎佛智，就是這樣的作用。這次我舍利弗相信不是，即是等於之前佛放光，就必有所為，不只是放光而已。難道放光就是為歎佛智故？這又不像。如果放光就是為歎佛智，那麼，文殊菩薩就全都講錯了。文殊菩薩說，佛「雨法雨，充足求道者」；我們現在不但不能充足，簡直是削弱我們的信心。我舍利弗認為一點用處都沒有，佛一定不是為了這件事。

「比丘比丘尼，諸天龍鬼神，及乾達婆等，

相視懷猶豫，瞻仰兩足尊。」

不只是我們無漏的「阿羅漢及求涅槃者」有疑惑，就是那些求辟支佛的四眾，還有「諸天龍神等」，以「及乾達婆等」，也是與我們一樣墮入疑網中。他們「相視懷猶豫」，他們只是這樣你望著我，我望著你，又望著佛，當然是希望佛講明白給他們聽，佛歎權實二智，一定是為了一件事。

「猶豫」者，即是不決，究竟是怎樣？好像那種叫做「猶」的野獸一樣，這種野獸的疑心很大，有一點響動，牠就以為對牠不利，一定是來害牠，於是就預先逃避，或上樹避，或走去偏僻地方避；沒事又出來，一會兒見到什麼影，或聽到風吹草動，又縮起來。如此縮來縮去，縮去縮來，總是這樣過著恐怖日子。

舍利弗說：我們就是落在這樣的疑惑境地。這種疑惑不是一個好東西，即是不安樂。為何事我這樣不安樂？因為我見到佛如是讚，我是不知道佛為什麼讚，如果知道就安樂了，現在不知道就不安樂，就在疑惑中，我望著佛，大眾都望著佛，我知道人人都想了解。

「是事為云何，願佛為解說。」

佛究竟為了哪一件事呢？我舍利弗知道是秘密，秘密也要對我們講，願佛詳細為我們講，就安樂了。若叫我們猜，看看能否猜到，這就白費心思。

「於諸聲聞眾，佛說我第一，我今自於智，

疑惑不能了，為是究竟法，為是所行道。」

我舍利弗雖然在聲聞人中智慧第一，我自認為無用。聲聞人中可以說我第一，你以為聲聞第一就很了不起嗎？其實比不上菩薩萬份之一，我又怎能猜到？我今自於我第一之智，仍然是疑惑不能了解，還有其他不是與我一樣智慧第一的人，就不必講了。你叫我猜，我估計，我以為佛會講究竟法。究竟，就是佛所讚的，就是究竟法，或是菩薩所行的不究竟，這兩件事，我認為佛一定會講，究竟是不是呢？

舍利弗猜到了什麼？這種猜想好像盲人靠聽聲：「他讚佛智又讚菩薩行，豈有不是想講佛智，想講菩薩行？」這是推斷，不是決定的。他這樣推斷就猜錯了。

（有人說：）「你說他猜錯，可能有些猜想是相似的吧？」

不會有，一點相似都沒有，不是講究竟法。如果講究竟法，即是開佛知見，令眾生悟佛知見。如果是講所行道，為諸菩薩說一乘法門，為我們說一乘法門。現在兩樣都不是。

若兩樣都不是，那又是什麼？那是什麼，下文有講。下文是講是為權教，是權的，就要開除；是實的，就要信仰。這就是開權顯實，哪裡有為你講什麼究竟法？哪裡有為你講什麼所行道？

這句話也有點像文殊菩薩的一點語氣，文殊菩薩說：「今佛世尊欲說大法，雨大法雨，吹大法螺，擊大法鼓，演大法義。」如果按照文殊菩薩這幾句話來講，這些就是說究竟法，就是說所行道。既然文殊菩薩都是這樣講，舍利弗作如是猜想，也不會相差很遠吧？

其實相差很遠。文殊菩薩說：「欲令眾生，咸得聞知一切世間難信之法。」這件事是什麼，令你們人人都要信「難信之法」，要你們知道，「咸得聞知」，人人都要知道。你說文殊菩薩怎樣講？你又不認真聽，你就推斷得這麼高。

佛如果是把「究竟法」和「所行道」，為三乘人講，就會很好。佛都會講的，遲些吧。佛實在是志在講究竟法，志在講所行道，就是要你明瞭權實，開除權才可以講。第一道關你都未開，你又想進入第二、第三道關，你怎能進入？當知此《法華經》就不是《一乘法華經》，乃是為《一乘法華經》而說此開權顯實的《法華經》。這一種道理就要扣得堅實才可以，你留有一點隙縫，它就會溜走。

「佛口所生子，合掌瞻仰待，願出微妙音，時為如實說。」

舍利弗請佛說又請得很懇切：不只是我，那些求小乘道的人，「及天龍鬼

神，相視懷猶豫」，還有其他的佛子，都希望佛為他們說法。

「佛口所生子」是指誰？這又不是指八萬菩薩，八萬菩薩在下一行偈頌才講。這個「佛口所生子」，是指一部分的大阿羅漢，是從佛口生。這裡不是指「菩薩從佛口生，得佛法分」。他們所得者，是得出世的小乘，也是佛子。他們現在就合掌望著佛，等待著，看看佛還有什麼重要的話講給他們聽。

舍利弗說：因為是我舍利弗請，所以我就急於希望佛回答我。我請，佛一定有答，我現在只有「願出微妙音」，他們各人都是希望佛發出微妙音來解釋心中需要講的事。

「時為如實說」，「時」是立即，不要等太久，如實如說，應該怎樣講，就怎樣講。世尊您也都有講過：「世尊法久後，要當說真實。」既然「要當說真實」，快要說了，還要隱瞞這麼久做什麼？難道您講「要當說真實」就沒有了那回事，就不須講了？這是自食其言，無聊到極點。佛絕不會做這種行為。

「諸天龍神等，其數如恒沙，求佛諸菩薩，大數有八萬。」

其他凡夫、鬼神，以及八萬菩薩，同樣地瞻仰佛。這些求佛道的是大菩薩，他們是文殊師利菩薩那八萬人。在這八萬人裡面，文殊菩薩就不講了，文殊菩薩已知道。而舍利弗說他需要請問，他自己問就罷了，他把八萬菩薩也拖進來幹什麼？

舍利弗有他的用意：「你們是不退轉菩薩，就限定你們知道嗎？你們當中所知者，只是文殊一人，除了文殊菩薩，大家都是個糊塗蛋。」

（有人說：）「舍利弗你就很糊塗，竟然講這些話。」

舍利弗說：「你說我糊塗，我也不是完全糊塗，我是把全部人都包括來講，我就說每位都要了解，佛為何事如此讚歎。」舍利弗之意關顧到各方面。

「又諸萬億國，轉輪聖王至，合掌以敬心，欲聞具足道。」

還有許多「轉輪聖王」在這裡，他們從「億萬國」來。這「萬億國」，即是四天下叫做國，不是講三千大千世界為國，也不是人間的人國。轉輪聖王從別處來，就有許多。諸轉輪聖王也恭恭敬敬地合掌。

所謂「欲聞具足道」，這個「具足道」是舍利弗講的。什麼叫做「具足道」？舍利弗說，他也不知道什麼是「具足道」。既然不知道，為何他亂講「欲聞具足道」幹什麼？

舍利弗所講的是尊重的話，尊重佛未說，快將要說，舍利弗就請佛早些對我們講。我們又可用文殊菩薩的那兩句話來講：「諸求三乘人，若有疑悔者，佛當為除斷，令盡無有餘。」這就足夠具足了。舍利弗說「具足道」，又不敢講得太高，如果高起來，就是「究竟法」，「為是所行道」。

現在只是推斷。講起這件事，又似乎對開權顯實那件事都很尊重，不是隨便對你們講。

註：本文根據遠參老法師粵語講經錄音筆錄編輯節錄而成，
未經遠老法師修改，若有錯漏，以錄音為準。